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笏記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
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
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
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
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
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尙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

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

歉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脩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諭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煮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醕酤倍入旣貢其餘

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
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於不可計官不得脫而
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
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
曰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
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
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石
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
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

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於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詒來者亮竊嘆醢醢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剝床及膚其憂豈

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人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卽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曰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託公以自見者也亮又笑

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繇縣治東北行滿
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
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鬪坑者龍真有
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
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
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
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

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

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瘼矣
王政旣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
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
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
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
如靖允禧謀撥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
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
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
之縣使爲寺主首末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

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
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徹時濟
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
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
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
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
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

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
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
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
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
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
能白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
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
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

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
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
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
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
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
之爲士者百家眾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
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
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曹
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

白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
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勛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
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
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
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
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
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
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
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

穀出人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鬪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